

談談愛情

伏洛寧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2333

談 談 愛 情

〔苏〕伏洛宁著

欽 可 譯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龙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 华 書 店 总 經 售

*

787×1092 1/32 2 印張 37,000 字

1957年3月北京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8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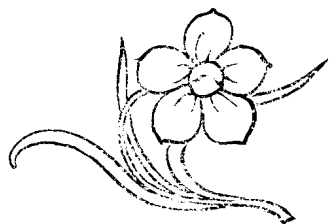
統一書号：7009·74

定价(5)一角五分

談談愛情

伏洛寧著

欽可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以随笔体裁阐述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使家庭生活和睦、幸福。

事情是这样的：谢明和玛莎实际上是一对非常相爱的青年夫妇，但时常吵嘴，竟至离了婚；工厂团委書記波丽娜是一个很能干的姑娘，但结婚后，由于家庭的束縛而影响了工作。这两件事虽然最后获得圓滿解决，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作者以生动、富有說服力的笔法答复了这个問題，同时也生动地描述了党、团组织在帮助解决上述問題过程中所进行的深入細致的工作。

П. ВОРОНИН
РАЗГОВОР О ЛЮБВИ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6



在灰秃秃的鹽土草原上，有一片小樺樹林，有兩個好象臥倒的單峰駱駝似的山崗；沼澤地上有一些鉄銹色的小丘，在鐵路以南特別多；小河懶洋洋地流着，河上筑了一道堤壩，構成一個湖泊——車站鎮周圍的风景，大致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鎮很小。鎮里都是木板的平房，街道兩旁的行人道也都是用木板鋪的。只有車站的樓房和機車修檢廠的高大廠房是磚造的。

春秋兩季，只有穿着皮靴才可以放心地在街上走，因為在鐵路兩旁就是沼澤，整個鎮都陷在泥濘里。到了冬天，街頭刮

起暴风雪。大雪堆跟木板房子的尖顶一般高。看起来，仿佛镇外旷野上的积雪全都突然腾空而起，向小镇袭来，企图把它湮灭、窒息。其实这是白费力气的！即使刮起了西伯利亚最利害的暴风雪，机车修检厂的上班汽笛声也会冲破天空，传到草原的远方去的。列车日日夜夜地向东西两方奔驰，它发出震耳欲聋的轟隆声，喷出一团团的蒸汽和浓烟，就好像在对严寒和暴风雪发脾气一样。小镇周边正在建筑新的住宅和小学校的巨大楼房，那里发出的斧子的丁丁声，拉锯的嚓嚓声，还有镇内喧嚷嘈杂的人声，甚至连每到傍晚点起的万家灯火，也都象在对沼泽和冷酷的草原进行斗争。

我曾经到这个车站去过好几次，每次都给我一个印象。好象在我的生活面前，打开一个我所意想不到的有趣园地。我最近去的一次也是这样，它使我第一次仔细考虑起那些乍看起来很容易懂的问题。

我到镇上去是想访问机车修检厂的优秀旋工谢明，他的工作成绩很好，我在省共青团代表会议上已经听说过了。我先到中心站共青团委员会去了一趟，中心站共青团委员会就设在离车站不远的一所宽敞的木头房子里。

“您是想写一写谢明的情况吧？”中心站共青团委员会书记特鲁巴切夫向我说。“我不知道该叫您怎么办才好。我的意见是您过几天再去。我想团委会也会同意我这个意见的。”

他忽然把桌上的纸揉成一团，压在手心下。他的手上长满了胼胝，皮肤纹里还遗留着深嵌着的烟痕迹。半年以前他还是一个锻工哩。

“謝明現在可不象從前了。他勁頭似乎不足。說起來，他還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特魯巴切夫用敏銳的眼睛看了看我，象是在教導我。

“我看您還是去跟大家談談吧……去跟工長瓦林金、工段上的小伙子們和謝明本人談談吧。當然，您也可以跟機車修檢廠團支書波麗娜談談。不過，今天您恐怕碰不到她，因為今天晚上我們團委會要听取她的匯報。好在您見不着她，別人也會告訴您許多情況的。您既然來了，就幫助分析分析這件事吧……”

看來他是在叫我為難。同時，從他的話里可以聽出，他不大情願地承認了自己不會“分析”。

老實說，中心站團委書記叫我到那里去訪問，我並不滿意。不過我想了想，也沒有反對。“說不定會突然發現一些新鮮事情的。”我就這樣決定了。

我並沒有想錯……



换班前，機車修檢厂的全体工人都知道了兩件性質完全相反的事情。第一件事是由科里亞傳到厂里来的，这个人被大家認為是“风馬牛”（原文是帽子与风）不是沒有道理的。

“同——們！”科里亞冲着整个施工工段喊着，他由于太性急，以致把同志們的“志”字也縮減掉了。“同——們！瑪莎和謝明因为个性不合要离婚了！”

于是，科里亞前句不搭后句地对大家講說起来。估工員瑪莎昨天晚上搬到她姐姐那里去了。她丈夫謝明，機車修檢厂的优秀施工和鎮足球队的头等守門員事后喝得醺醺大醉，在馬路上游蕩了一夜，快到天亮的时候才回家。他見到人就发牢騷，甚至……甚至还哭了。

“不相信？”科里亞看着同志們生气的臉間。“这里面要有半句假話，就叫我立时倒在这儿。謝明也真奇怪，”科里亞接下去說，“瑪莎这样的人……呸！要多少有多少。長得头不是头臉不是臉的。謝明可是个好样的。以后省里‘斯巴达克’或‘吉納莫’球队要是請他去当守門員，那时瑪莎非后悔不可。”

科里亞一口气把这段話講完以后，就得意洋洋地向圍着

他的旋工們扫視了一遍，馬上就不作聲了。大家都以譴責的眼光瞧着他，好象他做廢了一個零件似的。工長瓦林金責備地搖頭說：

“科里亞，你說的這些，沒几句正經話。說得更确切些，一句好話也沒有。人家在難過，可是你却……”

科里亞的好朋友，比他早一年從鐵路學校畢業的克魯格洛夫把他的帽子稍微往上掀了掀，朝里望了一眼，說：

“嘿，真是有風啊！”

說完，又把他的帽子往下一拉，壓在上眼皮上。

科里亞平時總是不服氣別人，這回却一句話也沒反駁。他的臉忽然變得嚴肅而老成起來了。並且扭過身去，於是大家想起了兩年前的事來：科里亞的父親把他和他的母親拋下走了，想起了家庭不和是怎樣的滋味，他比誰都知道得清楚。

關於第二件事，機車修檢廠里的人是在團支書波麗娜到來以後才知道的。平常波麗娜到工段來總是急急忙忙的，嘴也不閑着，今天她却不聲不響地來了，因此，聚集在兩排車床中間過道上的工人們直到她走近跟前，才發現她。她的寬顴骨的臉上和她的一對灰眼睛里，顯現出安詳的愉快，同時也帶着一種惶恐的神情。人們從來沒看見波麗娜有過這樣的表情。平常她隨時都在惦念着什麼，並且按照科里亞的說法，她總是不讓大家消停片刻，特別是不讓他科里亞消停一会儿。

跟着波麗娜，道琴科也鉗了進來。他是全鎮知名的大力士，可是他的懶惰也同樣出名，他因為懶，在共青團會議上受過無數次批評。最近以來，團支書親自負責教育他，看起來已

經有了一定的效果。道琴科干起活来比以前勤快，衣服也穿得比以前整齐，甚至还开始系領帶了。

瞧他今天穿了一件新的工人服，灰色的襯衫熨得那么平整。他的粗脖子上系着一条深紅色領帶，打着双結。

波丽娜和道琴科在同志們面前站住了，默默地彼此对看了一眼，好象在互相鼓舞勇气。这一下立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原来波丽娜身上穿着綢子衣服，头上包着一块新的、天藍色的头巾。她用臂肘輕輕碰了一下道琴科，道琴科臉一紅，退到她的背后去了。这时她把头一揚，果斷地說：

“同志們！我……就是說……我們……总的說来，我和道琴科決定結婚了。”

“哦——哦！”道琴科也壯起胆子从波丽娜背后走到前面来用低音說。“我們請大家来参加婚礼……嗯，就是这样……”

大家对于这个消息都感到很突然，以致起初誰也說不出什么話来，后来还是科里亞——他的情緒这时已經恢复了——先笑了起来，嚷着說：

“真妙极了！一对离婚，另一对結婚。加在一块儿，完全平衡。”

克魯格洛夫又把他的帽子往眼边上一拉，說：

“事情很明显。她把他教育过来了。”

瓦林金走上前来，把兩只手伸給道琴科和波丽娜：

“恭喜你們，同志！”

这时，大家才象听到了口令一样，一齐涌到新郎和新娘跟

前祝賀。

汽笛打斷了他們的祝賀聲。開始換班了。人們都各自回到自己工作的地點。瓦林金走到科里亞跟前，輕輕碰了一下他的臂肘。

“科里亞，您什麼時候看見謝明的？今天嗎？還是昨天看見的？”

“昨天很晚的時候看見的。怎麼？”科里亞顫動了一下，瓦林金尊稱他為您，他感到有一種受寵若驚的味道。瓦林金雖然才二十七歲，可是已經當了六年多工長，最近他還當選為黨委委員呢。

瓦林金沒有回答他，只是意味深長地向謝明車床的那個角落看了一眼。看到機車修檢廠最優秀的旋工還沒有來上班。

*

*

*

機車修檢廠团支部委員們坐在紅角里，已經把一些“星火”雜誌翻過三四遍了。波麗娜差不多每隔五分鐘就要到走廊上去看看謝明來了沒有，或者，哪怕把第二次派去尋找的科里亞盼回來也好。

“哼，謝明這是干什么哪？真成問題，——逛了三天，又不到团支部辦公室來，”波麗娜說，她又是獨自走了回來。她竭力想做出很生氣的樣子，但是卻做不成。她臉上的每一根綫條都浮現出愉快的笑容。她前天才舉行了婚禮，在這時候，一切微小的不愉快，都象細粒沙子似的沉落到從未體驗過的新幸福的暖流中去了。她甚至對自己這樣幸福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思，眼睛含着歉意地望着团支委們。是的，今天她不可能严肃起来。就是团支部會議开不成，她也不会为这件事生气。大家差不多全看出了这一点。克魯格洛夫不高兴地皺着眉头。齐娜好象也变成哑巴了，她的薄嘴唇咬得紧紧的，以致都发白了。以前，她就是講上一百件事，最后件件都得归結到自己的丈夫华西亞身上去。她总是先把意見全都发表出来，然后才毫无爭論地同意大家的意見。今天她会怎样表示态度呢？大概她也对謝明的不来而生气了。

最后，科里亞终于从打开着的門縫里探进头来。

“来了，”科里亞得意地报告說。“我到底把他帶來了。”

他本想馬上退出去，但是波丽娜抓住了他的手，向他道歉似地請求說：

“請你再去找一趟瓦林金。告訴他，我們开会了。就值当你再作一次賽跑練習。”

科里亞本来想拒絕她，但是波丽娜的溫柔的語气使他服了，他叹了一口气，就又去找工長。

會議开始了。謝明低着头，站在房間中央，受着四面八方的憤怒的譴責。

“嗯，我曠工了……嗯，处分吧……”他重复着單調的答話。很明显，他只希望这一切快些結束。他平时一向是很有精神、很端正的，現在却十分萎縮。他的寬寬的肩膀垂了下来，漆黑的長头发懊喪地披在額前眉毛上。

“不行，你說吧！你到底算是什么优秀旋工？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共青团員呢？”克魯格洛夫憤怒地問，他甚至用手拍了

一下桌子。“你連团支部也不愿意来。你大概是瞧不起共青团了吧？”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一抹阳光透过高大的窗子照在謝明的臉上。不知是由于强烈的光綫，还是由于痛苦的心情，他把眉毛擰得紧紧的。在他那执拗地挤在一起的眉間和額前的皺紋上沁出了小小的汗珠。謝明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想用它擦擦汗，后来却忽然用手背在臉上抹了一把。

“嗯，我錯了……嗯，处分吧……”他又咕嚕起来，眼睛看着紧握着的拳头，手帕的一角在拳头上翘了起来。这是她，瑪莎的手帕，大概是她在离家出去时忘下的，謝明紧紧地捏着手帕，好象怕妻子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丢掉似的。

“你怎么会这样呢，呃？”謝明听到齐娜这样問他。“你这样做人，是值得考虑的！你太任性了！”她繼續說，口气已經很严厉，很尖銳了。“克魯格洛夫說得对，謝明，共青团員是不会干出你这样的事的。”

謝明滿不在乎地听着，仿佛他們說的是一個与他毫无关系的局外人。他的思想早就飞出房間跑到遙远的地方去了。他看着手帕花边的精致的花紋，不由得想起妻子那双敏捷而灵巧的手，想起她那可爱的人来，想起她那溫柔的軟軟的嘴唇，和她眼睛里愉快的光輝。她坐在他們自己那个小房間里的窗前，織着这块小手帕的花边。阳光透过她的蓬松的头发，好象变得輕盈得沒有分量了。

謝明現在回忆中的瑪莎，是他們倆婚后最初几个月的瑪莎。他觉得他們不久前似乎沒有发生过爭執，——他不清楚

这个争执是怎样引起的和怎样发展的，似乎誰也沒表現过使对方不滿的冷淡，也沒有发生过令人厭倦的連日的爭吵——最近他和瑪莎之間常有这种爭吵，只是他說不出一个究竟来。

“你干嗎老不說話？”他又听到齐娜的憤怒的声音。“有这种行为應該开除出团，”齐娜这样下了結論。

謝明顫抖了一下。波丽娜用鉛笔敲起玻璃瓶来。不，她不能同意克魯格洛夫的意見，也不能同意齐娜的意見。他們怎么能不考虑到謝明的实际情况呢？这件事使謝明多么伤心！一星期前，或者說，甚至是三天前，她，波丽娜也可能会錯誤地处分謝明的。但是現在，当她是这样幸福的时候，她会不知道謝明的損失多大嗎？不知道他多么需要別人的支持和帮助嗎？波丽娜本来想說这些話，但是这时瓦林金走了进来。他那副高顴骨的脸，和那对严峻而帶着期望的固执的眼睛老盯着謝明，使得波丽娜想起謝明的机床已經停工三天了，由于这个緣故，一些精細的重要的另件都沒做出来，幸亏倉庫有存貨，要不然連裝配工作上都会因此停頓。她的憐憫心被这譴責的心情所排擠了。“不，不能原諒謝明”，波丽娜打定了主意。但是她的心馬上又痛苦地緊縮起来，因为在目前，当謝明不受处分也已經感到很痛苦的时候来处分他，波丽娜覺得未免太严厉了。

“不过，叫他把一切全說說也好，他和瑪莎到底是怎么回事，”波丽娜心里想。

克魯格洛夫也提起了这一点，謝明还是一声不响，只是皺着額头苦惱地瞟了他一眼。謝明这一眼包含着多少痛苦和忧

愁啊，使波丽娜不由地拉了拉克魯格洛夫的袖子，輕声对他說：

“你坐下。”

大家都明白，波丽娜正在动摇不定，要不然她早就說出自己的意見，或者把关于开除謝明团籍的建議付以表决了。

“喂，波丽娜，你怎么了？事情很清楚，”齐娜向她質問，“他搞垮了家庭，还曠工不上班。这种行为和共青团員怎么能够相称呢？”

說完，她又严肃地咬紧了嘴唇。

“說得对，”克魯格洛夫支持她說。“没什么可拖延的。”

波丽娜臉色有点发白，終于站了起来。决定性的关头到了。應該說点什么了，應該使大家，特别是使齐娜和克魯格洛夫認識到他們的不对。

“这样做不行，同志們，”波丽娜开始說，但是欲說又止了。她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因为她在想，說些什么才能教人心服口服，她的內心只有对謝明的憐憫，和对齐娜和克魯格洛夫这样不加思索的急躁隱約有些反感。

“这样做不行，”波丽娜又說了一遍。她怀着一种差不多是絕望的心情回头看了看瓦林金。她的眼睛流露出請求的神色，好象在說：“請您帮帮忙吧。您是很聰明的，大家都很尊重您。您自己也有家庭。您什么都明白。您來說服同志們吧。現在您，并且只有您才可以这样做。”

瓦林金不知是覺察到这默默的需求呢，还是自己感觉到現在正是参加意見的时候了，——他突然要求发言。他的臉

还是那样严肃而端正，說話声音并不太高，但是表情上却很气愤。

“我想問問你，——謝明，我是在对你說話，”瓦林金开始說。他的瘦削的臉由于抑制着激动而变得蒼白起来，臉上的麻点，特别是鼻子上那几点又深又密的麻斑更加明显了。“就算現在，你認識到你在共青团組織和全体同志面前犯錯誤了嗎？你来一个自我批評吧，难道一个好团员会象你这样做嗎？你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甚至，坦率地說，发生了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在这件事上，究竟怨誰，我們以后再来分析。不管怎样，不是你一个人的錯誤，这是很显然的。唔，就是說你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就应该依靠同志們，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在同志們身上，可是你却不这样做，你用伏特卡酒来消愁解悶，把自己隔离起来，不去征求同志們的意見。瞧，你多么驕傲啊！你这是自甘墮落，也蒙蔽了組織。我老实对你說，你这不是共青团員应有的作风。由于你不信任共青团組織，不信任我們工人群众，藐視同志們——所以你才曠工——，正是由于这样，所以必須处分你。比方說，給你警告……不过，当然啦，也应该帮助你，因为我們不能这样做，不能把遭到不幸的同志一脚踢开。”

瓦林金說最后几句话时，眼睛盯着克魯格洛夫和齐娜。他們兩人听了这话，感到好象受了譴責。齐娜不滿意地咬着嘴唇，擰起了兩道火紅色的細長眉毛。克魯格洛夫猛然的立起来了，看来，起初他是想要反駁，但是后来却改变了主意，只是和气地說，

“我有什么呢？我没什么意見。想想看，你們以为开除团籍是件容易的事情嗎？謝明这个人总的来看不能說坏。”

波丽娜感到輕松了些，她舒了一口气。

“同志們！”她清晰地說，現在她已經有了信心，感到一切都可以照常进行，因而又說“現在有兩個提議。”

“我撤銷我的提議，”齐娜小声地但不滿意地打断她的話。
“看看謝明以后怎样做人。因此……”

“現在只有一个提議，”波丽娜响亮地繼續說。謝明抬起头来，看到了她的已經明朗了的面孔。他突然感到輕松起来，他毅然地撩起垂在額前的头发，大胆地瞧着同志們。

*

*

*

这是一个寂靜的黄昏，慷慨的夏天常常賜給西伯利亞人这样的黄昏。周圍的一切都靜寂不动了，就是动，也都是小心翼翼地动。調車機車在軌道上奔跑，在岔道上輕微的发出响声，好象它竭力不用过分尖銳的声音来打破寂靜。

在辽远的地方响起了气笛声。接着，又傳来越来越近的轟隆声。一分鐘以后，就有一列客車开进車站，忙碌的旅客紛紛跳到月台上来。响起一片交談嘻笑的声音和铁筒和茶壺的声音。然后車上又发出一陣和諧的喧嚷，列車开动了，于是彈簧的軋軋声和緩冲器的鏗鏘声，代替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喧鬧。

列車飞驰去了。但是傍晚的敏感的寂靜已經被冲破，再也恢复不起来了。草原上的旋风一陣接着一陣吹起来，而后再轉成柔和的微风，送来了百草的濃郁的芳香，仿佛就在这所有鑲花鑲框的房屋后面，在这鄰近的高院牆后面，以及周圍各